

◇灯下漫笔

我是一块砚台。端石，老坑，眉纹如远山。被工匠从端溪河床里凿出来的那天，是光绪二十一年。

1928年腊月里，沈先生从旧货摊上把我买了回来，摊主开价两角钱，他翻遍了全身只找出一角八分，就把脖子上的围巾解下来抵了，旁边有人笑他，为这么一块破石头，真值得吗。他没说话，用袖口擦去我身上的灰，低低说了一句：

石不可以无纹，人不可以无骨。

1931年的一个雨夜，有人敲门。

来人穿着一身锃亮的西装，从皮包里摸出一袋银元摆在桌上，道：“请沈先生行个方

◇铭心一刻

父亲抉择艰难，连续抽了几根烟，烟屁股几乎烧到手指还在沉思。透过缭绕的烟雾，他似乎看到了矮个青年吴林，挑担时压弯了腰，踉踉跄跄；挖沟时落了众人一大截，气喘吁吁，汗湿衣衫。

1972年，大队准备安排一个代课老师，表现好可转民办教师，前途光明，对农村知识青年来说，这机会太难得了，为此竞争者有十几人。我哥哥高中毕业，成绩名列前茅，已被大队内定。而矮个青年吴林，也是高中毕业，因不是干活的料，全家人做梦都希望他做代课老师，

便，成绩单上改几笔，把几个孩子的分数往上拨一拨，这些钱就是你的。”

银元堆成小山，油灯的火焰被压得跳了一下。

沈先生研墨，我能感觉到墨条在我身上碾过的涩劲儿，墨条一圈比一圈转得慢，好像他正把自己的决心也一下一下磨进去。

他提起笔，笔尖微微颤了一下，那石头一样的沉默，比愤怒还要重。

他写下：宁向直中取，不在曲中求。

1937年，战火漫过江南。

学校要西迁，夫人说，一块石头，为什么老是形影不离，沈先生把我裹在怀里，像抱一件

比命还重的东西。

路上走了三个月，炸弹像冰雹一样往下落，他扑进沟渠里，把我压在身子底下，碎石划破了他的手臂，血滴在我身上，血是热的，比墨还要热。

那股热钻进我的身子，像要把人的温度永远烙在里头，他的心跳隔着衣服传下来，咚，咚，咚，又快又发沉，可他的手始终没松开。

到了四川，祠堂变成了教室，没有墨，没有纸，他就在沙盘上教写字，他站在一群衣衫褴褛的少年当中，嗓子沙哑，声音却稳稳当当。

他对孩子们讲，笔管里头是空的，可写出来的字不能空，字里头有骨气，将来你们的腰

善行有报

劳作于田野。

有一天，我父亲和社员到城里运肥料。我母亲就在这期间，肚痛翻滚，隔壁吴华夫妇正好在家，知道后，二话没说，背起我母亲就向公社卫生院快速跑去。在乡间土道上，他们轮流背着我母亲，大汗淋漓，咬牙坚持。我母亲被医生诊断为急性阑尾炎，因及时开刀，终于转危为安。

又过了几年，我哥哥准备结婚，手头紧，卖了家里仅有的一头猪，给女方送去礼金。那时结婚，在家中办酒席，都要杀一头猪才够做好菜，猪圈空了，怎么办？吴华知道后，将家中一百

免于体力劳动。吴林的父亲吴华请了许多人跟我父亲说情，问能否将名额让他儿子？这是大事，我父亲开始不同意，架不住吴华天天求情，好话说尽。我父亲本来善良，只好跟我母亲和哥哥商量，母亲当然坚决反对，哥哥说：“这一让，我的前途就没了。”我父亲婉转对吴华说，“只要大队同意，可以让。”父亲似乎把握十足，认为大队绝对不会同意的。谁知，吴华不知用了何魔法，大队方面竟然发了话，只要李家肯让，可以。我父亲不好再说什么，真让了。

我哥哥只能流着泪，继续

◇生活空间

砸缸

[无锡]吴翼民

这几天，家里总围绕一个话题争论：卫生间要不要改造一下？

物业主管找上门来，说是我们家楼下老杨家的卫生间出现了漏水情况，需要找下源头，多方查找无果，那么这漏水的源头大抵就在我们家的卫生间了。

老杨是位资深中医，他从未直接找我提意见，而是委婉向物业主管作了反映，并且他家的卫生间漏水情况尚不严重，倒是他家楼下的建设银行营业厅天花板出现了漏水情况，那可是大事呀，倘若银行的钱钞受潮发霉，损失无可估量啊。我和女儿一下找到了“抓手”，一口认定漏水就在我家的浴缸下面，那么砸掉浴缸，重做防水层，再改建一个防滑的安全淋浴房便势在必行。妻子毕竟识得大体，点头同意了我们的方案。

于是，我赶紧请匠作施工。砸缸那天，我劝妻子躲在卧室不要露面，但轰然而作的砸缸声和电钻声还是惊到了她，她冲着我跺脚直嚷嚷：“哎呀呀，这么好的一个浴缸，可惜了！”我心里也有些不舍，这浴缸毕竟陪伴了我们多年，一下化为齑粉委实可惜啊。然而想到“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”，防患于未然才是最重要的啊。又联想起当年我岳母独居之时，我的内弟特意请人为她老人家砸了浴缸，改建了淋浴房，保障她老人家90多岁依旧能生活自理，安然度过了晚年时光。

如今，经过改造，一个崭新的淋浴房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，我和妻子皆为之欣喜。砸浴缸的声响仿佛迎新的礼炮，为我们家迎来了新的生活阶段。

[徐州]严子衿

杆才能挺得起来。

笔底要有骨，墨里要有魂。一个少年问，“先生，魂是什么东西？”

沈先生把我举起来，对着从屋顶漏下的那点天光，石纹在光里流动，像远处的山眉，他沉默了好一阵子才说，“魂就是，天地之间，什么都空空的，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也知道哪些事该做，哪些事不该做。”

那个少年后来成了烈士，1942年在湘西牺牲了，他胸口里揣着一封信，血把纸都浸透了，但有一行字还是看得清清楚楚。

先生教我：生当清廉，死亦干净，学生不敢忘。

[兴化]李树楚

二十斤的猪主动送来了。我父亲的愁眉终于舒展开来。我哥哥没做成教师，拼命自学，他先做农技员，公社招干时，他又积极应考，以优异的成绩考到公社当基层干部，最后是以公务员身份退休。

胸怀宽广，有善行，总会有回报的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 yzwbfanxing@163.com

